

□ 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传

長春出版社

总 序

中华民族已有七千年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刚健有为、刻苦耐劳、聪颖深邃、自强不息、英勇奋斗、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持续而富于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旖旎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不朽业绩,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其中,也包含历代才子(才女)们的特殊贡献。

才子(才女),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中国历代“才人”后浪推前浪、灿若群星的态势。这些才子(才女)们,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的英姿、才华、业绩,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

在当代中国,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现时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去寻觅和探

一

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在迈向21世纪的征程中，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中国历代才子(才女)实在很多很多，《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由一百位作家撰写，他们将尽心竭力，妙笔生辉，再现巨子风采。历史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发奋与奋进，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策划、撰写、出版这套《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的主旨就在这里！

序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别号羽琨山民、碧天怨史,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是鸦片战争前夕,帝国主义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向中国进行疯狂侵略,清王朝由盛而衰,封建社会急剧解体的时期。

龚自珍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他是踏着科举考试的阶梯一步步一个跟头爬过来的知识分子,多年充当中书、主事一类的小京官,备受统治者和社会黑势力的凌辱和迫害。他生性豪放,倜傥不群,才华出众,多思、善辩、广交;目睹了人民水深火热中的疾苦生活,官场腐败贪鄙的黑暗现象。他疾恶如仇,致力改革,勇敢揭露士大夫阶层那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万马齐喑”的社会环境,高呼“九州风气恃风雷”,“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他大胆地倡导革新政治,甚至口不择言,动与世忤,抨击时弊,直刺皇室,被视为霸才、怪才、呆才,实质上是他的天才、人性和爱国主义思想在封建帝制的末世被强制歪曲的结果。他以短暂的一生,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传到今天的有文章300多篇、诗词近800首,开一代风气之先,蔚为大观。它们不仅是旧势力的挽歌,更是民主思想、未来开拓者的战鼓。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五·四”时期,一些进步人士,都曾以他的思想作武器,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猛烈开战,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鲁迅、郁达夫、柳亚子、王统照、甚至毛泽东都受到过他的影响。

但龚自珍毕竟是生活在封建末世的土壤里，他自己也像他在《病梅馆记》中描写的病梅一样，是一个畸形发展的人物，也有它的局限性，这要作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为龚自珍这样一个划时代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写“文学大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目前出版“文学传记”已成为时尚，但是使人忧喜参半。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为了迎合目前社会上的低级趣味，偏重于那些吟风弄月的低色调俳闻的渲染，歪曲了历史人物，流于文字游戏，使出版物失去其学术价值；另一种是局限于某些正统材料、枯燥无文，难以表现出真实历史人物活态思想和血肉生活，因而流传不广。我认为，历史人物传记应该是反映社会时代大背景下的某一人物的真实历史，性格特点，学业成就，是非功过，以及他们的独特作用，喜怒哀乐，奇闻轶事；即反映历史真实，又具有文学的魅力。从这一点看，海清同志此书的创作是相当成功的。

海清同志在大学时代的学士论文就是以龚自珍研究为题材的。十余年来，在此基础上他又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野史轶闻。以他勤奋的治学态度、丰富的文史知识和深厚的古文功底仔细研究了这些素材，去伪存真，从宏观角度勾勒出清代中后期社会的复杂多采画面，还以他巧妙的构思和流畅的文笔艺术地再现了诗人龚自珍的形象。特别是作者别出心裁地集龚自珍本人诗句标示回目，并以“引子”倒叙手法，开宗明义先写龚自珍的异常死亡，一开始就把读者的心紧紧攫住，谜底直到最后才揭穿，更能吸引读者，引起人们对黑暗社会势力的强烈憎恨和对主人公的无限同情。

作者以恭谨纯净的笔触，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在封建社会里龚自珍与满族女词人顾太清的传奇式的邂逅与他们一生的友谊、唱和及学术生涯是鲜为人知的。他把他们放置在大社会背景和龚自珍的整个文学活动中来写，占有相当位置，但并没有喧宾

夺主。

海清同志已经出版了多种作品,尤以历史人物传记见长,旧体诗也颇有功底,这部书也别有文采,很值得一读。

汪 玢 玲

1996年7月于东北师大

目 录

(全部集龚自珍诗句而成)

引子	(1)
笛声叫起春波龙	(3)
不载江南半点愁	(21)
少小无端爱令名	(40)
情多处处有悲欢	(64)
知隔朱扃几万重	(85)
罗袜香尘何处觅	(106)
名场阅历莽无涯	(127)
书生挟策成何济	(147)
亦狂亦侠一温文	(168)
美人才调信纵横	(187)
红豆年年掷逝波	(206)
昔年诗句驻精魂	(228)
苍茫六合此微官	(251)
天问有灵难质对	(272)
浩荡离愁白日斜	(290)
落红不是无情物	(314)

引子

大清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七八月间,鸦片战争的战火硝烟从广州沿海顺着海岸向东延伸。一时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炮声隆隆,清朝统治者们顿时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首当其冲的长江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上海、江阴、镇江,乃至南京城,都如临大敌,各府州县的衙门里更是忙做一团筹办军械物资,使沉睡二百多年的大清国猛然感受到了国衰外侮的严重威胁。

就在这年的八月十二(1841年9月26日)早晨,镇江府辖下的丹阳县署,知县刚刚升堂,就有县学生来报,说是云阳书院的首席主讲、致仕的礼部主事龚自珍大人昨夜突然暴亡。知县一听,马上放下手里的公事,风风火火地带着衙役人等来到云阳书院。

众人走进龚自珍的卧室,见到的是一副十分狼狈的惨象:只见卧榻上的蚊帐被死者双手紧紧地扯着,被子也滚落在地上。再看死者,卷曲着身子,脸色青紫,身上却未见任何伤痕。乍作经过一番检查说是服毒而亡。

消息传到扬州,河道总督麟庆大为惊异。他写了一部叫做《鸿雪因缘图记》的书。一个月前,他曾请龚自珍为他这部书的第二卷写序,当时龚自珍满口答应,还要为他这部书的第三卷写

序，人怎么会突然服毒自杀了呢？

扬州的魏源更为吃惊。八月初三，龚自珍从扬州坐船回丹阳。十天不到，人却突然死了。

消息传到上海道署，上海道也很吃惊。龚自珍之父龚丽正任上海道多年，颇有惠政，很得人民爱戴。年初，龚丽正病卒于杭州，接任的上海道正筹措银两，准备为龚丽正修建牌坊。并与龚自珍约好，待到牌坊落成之日，请龚自珍莅临题字。谁知人却突然作古。

种种迹象表明，龚自珍不可能是自杀。

当龚自珍的长子龚橙从昆山的家里赶到丹阳时，也只能是空洒几许悼亡的泪水，无法查清父亲的死因。况且在如此紧张的战争气氛中，各级官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查清此事。于是，龚自珍之死便成为一桩历史迷案。再后来，随着鸦片战争的不断扩大，岁月的流失，历史烟尘一层层地积淀起来，龚自珍的死因便淹没在这些烟尘里，人们更不能明了其中的真相了。

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兴亡，民族危机，使一些有识之士猛醒起来。便有一些洋务派、改良派、革命家们从支离破碎的故纸堆里寻找先哲们的见解和主张。他们突然发现，在那个由盛而衰的年代里，竟有龚自珍这么一个人，比他们早了五十多年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主张，犹如一颗明星在眼前熠熠生辉。接着，又有一些史学家、文学家们，试图从那些残书败柬中钩沉出龚自珍的一生经历，查出龚自珍死因的真相。可惜由于资料所限和见解不同，便产生了自杀说、他杀说、仇杀说、情杀说等不同结论。其中，居然还有一些足以让小说家们妙笔生花的桃色轶闻穿插其中。

本作者不揣冒昧，昼翻夜检地研读所有有关龚自珍的历史文献、诗词文章以及稗边野史，终于成就了这部《龚自珍全传》奉献给广大读者。

笛声叫起春波龙

清代的杭州府是江南仅次于江宁(今南京市)的大都会。她不仅有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更有号称南北通衢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最南端直入杭州城内,把这座美丽的城市和大清国的心脏北京紧紧连在了一起。由于有了这样的地理条件,文人雅士、官僚政客往往都喜居杭州,使之成为商贾云集、游人如织、仕女粉黛成群的好去处。

正是在大清国鼎盛时期的乾隆年间,位于杭州城东南隅,清泰门以里,叫做马坡巷的地方,有一座百年老宅,人们称为龚大官人府。乾隆五十七年(1729年)七月初五正当午时,新生了一个男孩,于是阖府上下喜气洋洋,不啻过年一般。

说起这座府邸的主人龚大官人可是有些来历。他的先祖本是北宋的臣子。当时金兵南犯,攻陷汴梁,掠走徽、钦二帝,龚氏家族在烽烟滚滚的岁月里,随着难民南迁。初到南方时暂居余姚。南宋建都临安(即杭州)后,龚氏又迁入都城定居下来,属籍为仁和县,成为杭州城内屈指可数的世宦之家。

经过多少代的苦心经营,到清代乾隆年间,龚家出了一位进士叫龚敬身,人称匏伯先生,官一直做到云南知府,迤南兵备道,成为一名府道大员,这就是本府的主人——龚大官人。

龚敬身57岁那年，父亲死了。按照当时官场上的规矩，无论做了多大的官，都必须回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龚敬身此时已无心为官，便借了丁忧的机会，辞去府道员的高官厚禄，决定不再出仕，回乡休养，专心课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后辈人身上。

话说这天中午，龚敬身刚刚睡罢午觉，过继的儿子龚丽正就入内请安，报称少奶奶新生了一位公子。龚敬身一听分外高兴，吩咐知会内外亲眷。

原来这位龚大官人一生没有生育儿子，只好把弟弟提身的二儿子丽正过继过来，嗣为己子。眼看丽正娶妻三年，自己也年近花甲，才添了这么一个孙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七月初七，正是乞巧的日子，天气也是秋高气爽。龚氏的近亲好友，纷纷携带礼品，来到龚府，庆贺龚氏新添贵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龚氏的子侄们都要请老太爷为这位新生儿起个名字。大官人拈着胡须，想了半天，方才说出一个“巩祚”来。于是，这位襁褓中的公子哥，便被命名为“龚巩祚”了。

只是孩子的母亲少奶奶段驯，乃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女儿，对文字颇有研究，私下里对丈夫龚丽正嘀咕说：“龚巩祚，这名字叫起来多咬嘴呀。我不明白，老爷子为什么给孩子起了这么个难叫的名字？”

龚丽正一听，眯着眼睛笑了起来，说：“我可了解老爷子的心情，他老人家是希望孙儿能够延续我们龚家的家祚，希望龚氏家门永远昌盛，使祖辈的余荫永传后世。”

龚丽正的话说得真是太对了。原来这位龚敬身大官人是一个为官清正的好官。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做下了几件可以称道的好事，旧时的人称其为“积下了阴德”。

龚敬身乾隆三十四年考中进士，之后任京官多年。京官虽属闲曹，但他日勤政事，不依附任何权贵，亦不参加任何朋党。入衙唯俯首理案牍，归家则读书著述，不枉交游，称为正人。

乾隆四十八年，外放为云南楚雄知府。到任后恪尽职守，与官民休戚一体，赢得郡内七县人民的爱戴。有一徐姓县民，到县里状告姓罗的公婆杀其女儿，证据是一个无赖子见井中有尸。县令一时相信了无赖的话，把姓罗的抓起来百般拷打。罗氏不服，上诉到府。龚敬身提审一千人犯，一听此情心中有数，马上回后宅引出一女，众人一看，竟是徐氏女儿。原来徐女在家与公婆发生口角，自己出走，无处可去之时，被龚敬身收留。从而一场冤案得以平反。

云南地处偏远，所有食盐经营由官不由商。由于盐被官府垄断，层层加价，当地百姓吃盐成为难题。此弊相沿已久，百姓苦不堪言，到处怨声载道。龚敬身初到云南，了解此情后即向上署建议对盐价进行调整，但官官相护不肯改动半分。除龚敬身管辖的楚雄府的七县外，其他府县仍我行我素，终于酿成了一场民变。大理府人民因为盐价暴涨，群起杀了两个管盐的贪吏。府县官员打算出兵镇压，百姓一听，一个个义愤填膺，相率备起了刀枪，集起了千人左右，吓得官员们龟缩在衙门里不敢出头。在这危急关头，龚敬身应大理知府相求，匹马来到民众中间，经过规劝，民众自动解散了。大理府也lets步，削减了盐价。一场关系千百人生命的乱子平息下去，大理人民无不感激涕零。

龚敬身丁忧离任的时候，有刚出监狱的罪犯二人，举酒跪于道旁为他送行，连声说：“小人从此不为不肖也。”楚雄府的人民还为龚敬身在庙里立了牌位，岁时祭祀。据悉，有清一代，知府受祀者只有两个人，龚敬身就是其一。

龚敬身还以孝悌闻名当时。他与弟弟提身、澡身、理身、治身相友善。二弟提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兄弟二个同官京师，亲如左右手，一时人称“二龚”。后来提身和他的妻子潘儒人及妾王氏相继病故。此时提身的次子虽已过继给了敬身，但还有遗孤履正、绳正、京正、守正及两女六个孩子没有成人。龚敬身便把

这六个孩子全都收养过来。迁官云南，他还把这些侄儿侄女带到楚雄哺养，并严加教育，20年后，使他们人人有了出息：履正官广东盐运使，绳正考中诸生，京正到河南当了九品官，守正还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两个侄女都嫁给了仕族子弟。仅此一举，就被人民传为美谈，龚敬身亡故后，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正是这样一个积德行善之家，子孙满堂门第，龚大官人才希望儿孙们能继承祖辈遗风，使龚氏福祚绵长。龚巩祚的名字，就带着这种色彩诞生了。

可是，这样一个名字却给少夫人段驯带来了诸多不便。平时叫起来十分别扭，又不好叫他别的什么。眼看孩子快到周岁。正是咿哑学语的时候，段驯更是着急。作为儿媳，怎么好违了公公的意给孩子改名呢？

谁知正在段驯左右为难的时候，从苏州来了一位救星，这就是她的父亲段玉裁。外孙周岁，段玉裁是来祝贺的。聪明的段驯一下子有了主意：让父亲给孩子重新起个名字老爷子一定不会有意见的。

孩子周岁那天，龚府里一派祥和气氛。龚丽正夫妇领着抱孩子的保姆金氏，来到正屋去见龚敬身和段玉裁二位老人。只见刚满周岁的孩子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众人，不时还露出笑意，引得两位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几个老少逗了一会儿孩子之后，段玉裁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不知孩子抓过周没有？”

龚敬身见问，忙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儿子龚丽正，丽正忙说：“没有。我不太信那东西。”

原来所谓“抓周”，是我国江南一带从古传下来的习俗。一般多流行于寻常百姓之家。即在孩子周岁的时候，举行一次“抓周”活动。抓周时，在桌子上放上钱币、书、笔、花、官印等物件，让

小孩子自由去抓。如果抓到钱币，就预示着将来可以发财；抓到笔的话，证明孩子将来可能是念大书、写大文章的材料；可是，如果孩子抓了花朵，那么就叫人担忧了，这孩子长大要寻花问柳。

“我看还是让他抓抓周吧，不信归不信，就当是逗孩子玩玩，行吗？”段玉裁笑着说。其实，这位老先生是最信这一套的人。

听说要给儿子抓周，段驯可来了兴趣。她急忙跑到自己屋里，不一会就捧来了一堆小东西：一支灵巧的小毛笔、一朵刚在花园里揪下来的海棠花、一枚小铜印、一枚外圆内方的“乾隆通宝”，居然还有一个从庙里得来的小小木鱼……

这些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八仙桌上。段驯从保姆金妈怀里抱过了孩子，坐在桌子旁。又把孩子的双手放在了桌面上。于是，众人的目光都被那双柔嫩的小手吸引过去。

只见孩子的双手在这些东西上面来回游动着。眼睛则一会儿看看众人，一会儿落在桌面上的东西上，满满洒的样子。可是，人们的目光却总盯在孩子的那双小手上，仿佛这双手有一股强大的磁力。

小铜印的钮朝上，高出其它东西一些。孩子的手第一个碰到的当然是它。小家伙的手使劲一抓，可是没有抓住，印便倒了下去。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嗨”！

再高一点的东西是小木鱼，孩子的手一下子捂在木鱼上不动了。众人于是屏住了呼吸，似乎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这情景持续了老半天，孩子的手捂着木鱼一直没有动。不想保姆金妈有些受不了，急着拿起桌上的铜钱向孩子的手边推去。神色凝重着脸的段玉裁马上用手势制止了她，金妈怯生生地把手退了回去。

孩子抬起了眼睛，瞅了瞅金妈，无意识地乐了乐，一下子把抓木鱼的手向外挥去，把木鱼带到桌边，最后一下子掉到了地下。众人于是都“啊”地一声，长出了一口气，直起了弯了许久的

腰。因为谁都知道，一旦孩子抓了木鱼，就预示着 he 将来要出家当和尚。在这么一个鼎盛的家庭里，又是长孙，怎么能让他出家呢？咳，总算孩子没有抓起木鱼。

段驯把怀里的孩子又往桌边凑了凑，用嘴亲了亲他那稚嫩的小脸蛋，脸上绽出一丝笑意。小家伙像是受到了某种鼓励，右手使劲往桌上一伸，牢牢地抓起了那支笔，并举起手来向众人晃晃。段玉裁首先乐了，开心地说：“我的外孙将来是做大文章的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喜可贺呀！”

与此同时，龚敬身的脸上也出现了不易察觉的笑意。母亲段驯更是喜不自胜，说：“我儿子将来也要像爷爷一样，中进士，当翰林。”说罢，她就要起身把孩子抱走，可是，不知为什么，孩子的左手又向桌子上伸去。

也许是为了纵着孩子，段驯没有起身。孩子的左手却突然抓起了桌子那朵海棠花，众人一见，脸上的笑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是金妈来的快，一步抢了过去，要掰孩子的小手。谁知那只小手攥得紧紧地，把那朵海棠花揉成了团儿。金妈忙说：“这第二次抓的不算数，只有先抓的那个才算数呢。”

有金妈一句话，众人的脸才又现出了高兴的神色。段玉裁解嘲地说：“我的外孙将来念了大书，考中举人进士，当了翰林，摘它一朵两朵花又有什么呢？”

段驯早把孩子抱了起来，又把他右手的笔和左手的花拿了下来，然后亲了又亲，让金妈抱了出去。

接着摆上了酒席，龚敬身、段玉裁二位长者在上面，下边是子侄辈。全家欢乐一堂，真是其乐融融。

段玉裁举起酒杯问龚敬身：“亲家翁，孩子的大名可曾起好？”

龚敬身一笑说：“刚生的第三天我胡乱起了一个，后来我觉

得叫起来有些别扭。我明白，儿子和儿媳也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正好今天刚抓了周，亲家又是一位对文字很有研究的人，就烦亲家翁再重新起一个吧。”

“那原先起的名字是……”段玉裁明知故问。

“叫巩祚。”

“这名不错啊，这预示着龚家福祚绵长。”段玉裁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如果加上姓氏，读起来特别咬嘴。亲家是最懂音韵的，就劳亲家翁重起一名。再说高门大第的人多几个名字也是常事。”

段玉裁一听，也就不推辞了。他思忖了片刻，自言自语地说道：“从外孙抓周的情形看，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但是读书之人难免有拈花惹草的事情发生。轻微一点尚无任何妨碍，如果一味地寻花问柳那就是大忌了。以我之见，不如在名字上为他解一解吧。”

龚敬身高兴地说：“就烦亲家一展才华，重新起个名字吧。”此语一出，陪坐的晚辈们都一连声地附和着。

只见段玉裁放下手中的酒杯，一手捋着胡须，略歪一下头，文诌诌地说道：“以老夫所见，不如为他取一‘自珍’的名字。夫‘珍’之训，藏也。藏之未有不爱之者也。爱之义，大矣哉。爱君、爱亲、爱民、爱物，皆是焉。未有不爱君、亲、民、物而谓自爱者，亦未有不自爱而能爱君、爱亲、爱民、爱物者也。”说完，他用目光扫了一下龚敬身，说道：“不知尊意如何？”

“嗯，好！自珍，自爱。这个名字好。以后就叫他自珍吧，小名叫阿珍。”龚敬身向众人宣布道。

就这样，在酒席间，龚自珍这个名字，就被清代著名的文字学者段玉裁定了下来。

春花秋实，逝水流年。在咿哑学语的日子里，龚自珍随着祖父、母亲学了些浅显的诗歌，转眼就长到了四五岁的光景。这年秋天，龚自珍的父亲一举在浙江乡试中考中了第五名举人，阖府上下又是一番庆贺。

这时，六十多岁的老太爷龚敬身把儿子叫到身边，谆谆勉励了一番。希望他继续苦读，争取来春入京会试，连考连捷，中个进士光宗耀祖。

龚丽正唯唯听命。龚丽正足不出户，早起晚睡，把一切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一直过了新年。

刚过正月初七，龚敬身便催促丽正北上。为了照顾丽正的起居，龚敬身吩咐：“让你媳妇也去吧。到京城住八角琉璃井。那是当年我当京官时住过的地方，我写封信，有位老友洪桐先生照顾，你可以安心读书。”

一听说让媳妇也跟去，龚丽正有些不忍地说：“父亲大人年迈，母亲身又多病，还是让媳妇留下来照顾您吧。”

龚敬身一摆手，说：“不用，不用。这不府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吗？有履正、守正他们照顾，还怕我有什么差迟不成？只是要把阿珍给我留下，他在我身边我才开心。再说把他带去，又要影响你们。”

一听要把孩子留下，段驯不禁有些舍不得，忙说：“儿媳怕阿珍给您添麻烦。”

“这有什么麻烦？有金妈带着他呢。我看这孩子跟金妈惯了，一时还离不了她呢。”

丽正见父亲执意要留下阿珍，于是就劝段驯说：“父亲喜欢阿珍，就把他留在家里吧。好在这孩子离不开金妈。况且这次入京，考中考不中，我们都是要回来的。”

听了丈夫的话，段驯什么也不说了。于是打点行装，对金妈又是一遍一遍地嘱咐，生怕哪一点照顾不到。